

國立中央大學 109 學年度【教學傑出暨優良獎】得獎人

姓名：林鎭誌 副教授 推薦單位：英美語文學系

教學傑出暨優良事蹟	
評審項目	具體事蹟
教學特色	請見「其他特殊貢獻」
創新教學	課堂發言卡及課堂討論問題設計： 請見「其他特殊貢獻」
其他特殊貢獻	<p>(1) 108 學年度本校教學優良獎。 (2) 104 學年度本校教學傑出獎。 (3) 103 學年度本校教學優良獎。 (4) 98 學年度本校教學傑出獎。 (5) 自 98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上學期獲本系教學優良獎勵超過 13 次。</p> <p>我於 1992 年起到本校服務，至今已將近 28 年。在這段期間，除了經常參與本系各個委員會的運作之外，也曾多次在院、校級的會議和委員會擔任本系代表。我也曾兩度擔任大一的服務學習導師，並且每年擔任各年級導師。我每年在大學部開設的主要課程為「英國文學 I」、「英國文學 II」、「莎士比亞」、「文藝復興戲劇選讀」、「申論寫作」，在研究所則隔年分別開設「文藝復興身體政治」和「莎士比亞」，去年我也在研究所開授「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p> <p>一、教學特色與創新</p> <p>在學生之間，我開的課向來以份量重和要求嚴格聞名。從開學第一堂課到學期最後一堂課，我堅持上課鐘響馬上準時上課。如果課是從 9:00 開始、我會告訴學生，強調上課時間是 9:00 而非 9:01 或 9:02。如果鐘響後才進教室，那麼就遲到了。遲到或曠課都會嚴重影響學期總成績。我的課每週有小考，有些課開學第一堂鐘響後馬上進行小考，這意味著學生必須在開學前就必須事先準備。我也在課程簡介上告訴學生：如果他們每週課前大約要花九個小時準備我的課（研究所則要一到兩天。</p> <p>去年申請本校教學獎時，我也提到我如何在每門課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深度分析、和申論寫作的的能力。一位外籍同事對我的教學有重大影響，她曾經說過：「學生不思考，教學就沒有效用」（Teaching cannot happen without students' thinking）。為了幫助學生思考，我發現三個作法很有幫助。其一，如上所述，不論研究所或大學部的課，我每門課每一次上課鐘響就進行小考，方式是，我從課前指定閱讀的教材中選取一段重點內容，請學生進行具體深度的分析，於 40 分鐘內寫一篇小論文。由於這段重點內容是接下來小組討論和全班</p>

課堂討論的幾段重點內容之一，因此這小考為接下來的討論做預備和「暖身」。這個作法的另外一個目的是同時訓練學生獨立思考、深度分析、和申論寫作的能力。這種能力無法速成，也無法從上課聽老師講課而習得，只有日積月累不斷練習慢慢養成。我常告訴學生，「對我而言，文學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識的累積而是見解的養成。」而這種小考方式正是養成見解的重要作法。

第二個有幫助的作法是要求學生發言和參與課堂討論。在學期初我發給每位同學一張發言卡，只要他發言和參與全班課堂討論，我就在卡上蓋一個可愛的圖章，期末我卡片，根據他們整學期的發言次數給予這部分的成績（附件4）。這大大改善了課堂討論的情況。在未實施這個作法之前，不論班級大小，發言的永遠是那三、五位同學，大部分同學整學期不發一語，宛如某位大學老師所稱的「人形墓碑」。實施後，課堂討論很少冷場。許多同學整學期的發言次數都超過10次，其他最少的也有7次左右，只有極少數在5次以下。

另一個作法是設計小組討論題目。在小考之後，全班討論之前，我給所有學生一份小組討論題目，提供閱讀指導和討論主題（附件5）。發給學生後，我先講解題目內容和牽涉的理論概念。這部分是我備課時最大的挑戰。每次的討論題目既要和以前的題目有連續性又要變化，要符合學生程度，不能太深或太淺，既要兼顧抽象理論思考，又要將這種思考具體落實在文本閱讀與討論。在本校前十幾年我的上課方式是我主講，那時我只需要一個晚上備課。現在一門課平均花的時間是兩天（包括小考出題和閱卷），而大部分的時間則花在設計討論題目。但我發現題目很有用，一方面讓學生學到聚焦、深度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使課堂討論有主題、有方向、有重點。

去年申請時我也提到我從學生給我的卡片學到我的教學方式如何幫助學生。今年申請，因為某個特殊原因，我手上有更多學生寄給我的卡片。其中有很多提到我特殊的教學方式對他們的影響，有一部份卡片來自於畢業後的學生，從後者的卡片可以看出，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他們畢業以後。

二、愛與關懷：癌症與28年教學生涯省思

像以前一樣，過去一年和學生的互動也同樣有很多動人的小故事，但這次我想講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這個故事的重點不是老師如何幫助學生，而是學生如何幫助老師度過他人生中最難過、最絕望、最痛苦的日子，不是如何嚴格訓練學生以培養各種能力，而是學生如何讓老師體會到什麼對他們最有幫助、最有意義。我想談的主題是：愛與關懷。我想談，因為我以前一直忽視它的重要性，直到這次太多的學生卡片提醒我；我想談，因為其重要性在教學上一直普遍被忽視（本校教學獎評審項目包括教學特色、創新教學、數位教學、校外教學獎勵，卻完全沒有提到愛與關懷在教學上的重要性，老師不會因為對學生的愛與關懷而獲獎）；我想談，因為這是最後一次申請本校教學獎，而說明愛與關懷的重要性是我最重要的申請動機。

去年暑假開學之前我背部經常疼痛，我以為只是小問題，一直沒

有去理它。到了12月初，背痛延伸到胸部，早上還好，中午以後，走路步步疼痛，到了傍晚幾乎痛到寸步難行。上學期是我在中央任教以來參與系務最多、最忙碌、壓力最大的一學期（除了擔任系主任的那三年），我以為疼痛是壓力太大所引起，所以我開始去新竹馬偕復健科治療，但是幾週的物理治療皆無效，疼痛加劇。12/21週一我勉強走到教室上課，12/22下午下半身開始麻痺，走路搖搖晃晃，上下樓梯變得很困難。12/23週三早上我從新竹開車去學校上課，我必須扶著牆壁緩慢移動才能勉強走到教室。走進教室，有些學生看到我的樣子，馬上過來扶我，我扶著教室的電腦桌顛顛巍巍上完課。消息馬上傳開，下課時有一位正在三樓和同學聚餐的學生馬上跑下來，要我不要動，他要去買便當給我，後來我由另外一位學生扶我去九餐用餐。系辦助理馬上緊急通知我太太，當天晚上我太太帶我去看心臟內科，第二天去復健科檢查，第三天轉診神經內科，12/25檢查後緊急住進新竹馬偕醫院。

經過一系列檢查之後12/27週日早上得知我罹患的是末期癌症。家人突然陷入前所未有的慌亂無助，救護車將我從新竹馬偕轉診送到台中榮總。在幾乎無盡的等待，在幾十張病床擠在一起的急診室，在痛苦呻吟此起彼落四周環繞的深夜，我和家人坦白懇切的討論各種可能。我談了我想完成的願望和一些我可能無法完成願望，我也談了我可能的後事。我希望手術能讓我有能力完成我最重要的幾個願望，但我也認真的思考過我的病情，醫學的局限，以及什麼樣的術後人生是我可以接受的人生，什麼樣的人生是我無法接受的。我已經準備好面對並接受最壞的結果。

那是我這一生中最長的一天一夜。

隔天我請寫作課的一位同學把我的情況轉告其他同學，我也請系辦的行政助理為我轉發一封信給其他兩門課的同學，那封信透露我當時的心情：「親愛的英國文學I和英國文藝復興戲劇的同學：自從知道身體不正常之後，我教學上最大的心願是上完這學期的課，兩週前身體開始行動不便，我開始覺得和時間賽跑，深怕我無法教完最後三堂課，最後一個劇本。本來上週我還報著一絲希望，如果這週檢查情況還好，我一定要上完最後一堂課，但我沒想到上週的課竟是我這學期最後一門課。昨天我已經確診為末期癌症，可能近日手術，這學期無法再見你們了，下學期和下下學期我將請假。你們是很棒的學生，雖然我的要求嚴格，但你們認真，用功，願意接受挑戰，有強烈的求知慾，下學期不能再教你們是我教學上的一大遺憾...感謝你們選擇我的課，不能上完這學期，我對你們很抱歉，請你們原諒我。我人生最後的心願之一仍然是重新回到課堂，因為我對你們有期待，更因為你們對我有期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然而也就在那兩天，我不斷接到關切的訊息和電話，有些來自於同事和朋友，而大部分來自於學生。有的學生告訴我他們有多希望我再回學校教他們，有的提醒我我們還有再見面的約定，有的建議我用何種方式面對即將經歷的手術和療程，有的人以親身經歷或親友的經歷勉勵我，也有幾個在電話的另一端痛哭。這些關切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表達一個訊息：You are part of us. Don't go. Stay alive, get well, come back to us.

手術在12/29下午2點開始，9點結束。在手術剛完成那一刻，護理師輕聲不斷呼喚我。因為全身麻醉即將消退，我第一個感覺是劇痛。在那一刻我真希望她不要喚醒我，真希望她讓我長睡，忘掉這一切痛苦。但在這同時有一強烈的聲音告訴我，你不能睡，你必須醒來，慧玲在等你，牧之和YY在等你。許多關心你的朋友，你的學生在等你。我掙扎醒來，因為我希望赴約，希望赴生命之約。因為那個希望，所有我必須經歷的磨難和痛苦都變得可以忍受。

住院期間我曾經一度瀕臨絕望，手術後瘦了五公斤，飲食睡眠很不正常，身體極度虛弱，喪失大部份處理日常生活的能力，包括大號小號，第一階段療程的副作用逐漸顯現，半夜大汗淋漓不止，內衣不斷濕透，不斷更換，頻尿及尿失禁情況嚴重，抵抗力弱，罹患支氣管炎，隨後肛門瘻管疾舊復發，經常出血。就在這時候泌尿科醫生告訴我，我罹患的是末期攝護腺癌，第一階段檢查結果顯示，癌細胞不只轉移到整個脊椎，也已經轉移到肺部。我一方面感到身體脫離掌握，不斷走下坡，另一方面感到大勢已去，復原遙遙無期，那是整個過程的第二個谷底。但即使那個時候，我仍然感受到家人的愛，仍然不斷收到朋友和學生透過簡訊和電話給我的關懷和鼓勵。因為這些支持，我再度鼓起精神，接受並面對我無法改變的狀況，專注於我做得到，仍然可以做的部分。

攝護腺癌的療程在手術後不久開始，隨後我也不斷接受各式各樣的檢查，以了解癌細胞整個擴散的情況，所有的檢查結果在出院後不久出爐。出院後第一次回診，癌症的主治醫師告訴我檢查結果，擴散的情況比原來預估的更嚴重，除了脊椎和肺部，淋巴結、肝臟和上半身大部分骨骼和關節也都有癌細胞。他對之後整個治療結果的評估並不樂觀，他說，「你將死於攝護腺癌」，他要我對他說的話不要生氣。我仔細聽他的解說，彷彿聆聽命運的宣判。我沒有生氣，心情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平靜。

我想我能平靜面對命運的宣判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持，就是來自於我親愛學生的愛與關懷。就在出院後回診前我收到系辦寄來的一大包學生卡片，有些來自於在校的同學，也有些來自於畢業的同學。他們用不同的方式為我祈禱和祈福。有些人告訴我，我的課如何影響他的大學生涯，或如何影響他對生命的看法，有些人告訴我，因為上了我的課才愛上文學，才開始喜歡英文系，有的人回憶大學幾年和我互動的點點滴滴，顯示他們有多麼珍惜那些回憶，有的人告訴我，「您是我生命中極重要的寶物」，有的人告訴我，「只和您吃過一頓飯，不夠；只修過您一堂課，不夠」，有的人告訴我，「110級的畢業典禮不能沒有您」，有些人告訴我，他們有多惋惜下學期不能修我的課。這些卡片的共同點是，知道我生病的消息，大家感到震驚和難過，彷彿他們也經歷了我的痛苦，「我們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心裏的感受。有人沉默，有人激動地自言自語，有人忍不住流淚」，一個同學如此說；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為

我禱告和祈福，「希望此封信能帶給您力量，像日本的紙鶴，累積千個便能康復，英文系大家所傳遞的祝福，一張一張累積而成就成了一種信念」，一個同學如此說；「老師不是孤軍奮戰，您有各種意義上的 kindred，在您身旁的家人，英文系的我們，還有學弟妹，系辦的姊姊，其他老師，還有您的朋友們，我們都是您的 support system」，另外一個同學如此說。（學生卡片請見附件）

從他們卡片上留下的日期看來，他們寫卡片的時候，也正是我在手術的時候，或者是前後一兩天。就在我經歷人生最大的病痛的期間，我同時也被一股愛與關懷的力量擁抱。後來我用公開信告訴他們：「我親愛的學生，你們的關懷讓我有歸屬感，你們的關懷讓整個過程不再覺得那麼痛苦，比較容易忍受。你們卡片中感動我的地方太多太多，我無法一一引述，但我要你們知道，你們的愛陪我走過生命的幽谷，越過絕望的深淵。我這場大病是我人生的大不幸，但你們熱誠的關愛是我人生的大幸。親愛的學生，你們每人都是一個美麗的靈魂，我想給你們每個人一個擁抱。」

同樣重要地，他們的卡片也讓我體會到，在師生互動過程中，什麼對他們有幫助，什麼對他們重要。以前我以為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能力，所以我每門課一開始就訂定教學目標，我的教學目標也就是學生被期望去達成的學習目標，所以我強調課程的嚴格要求，強調扎實的訓練，以培養我期待他們具備的能力。很多學生卡片也提到我的課程要求如何嚴格，有些人也因此很遲疑要不要選我的課，因為修我的課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他們的卡片同時也讓我了解到，作為一個老師，除了要求嚴格和扎實訓練之外，還有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愛與關懷。

一位學生提到，老師「溫暖的鼓勵我，讓一向沒有自信感的我覺得或許我還是有優點的」。另一位提到，「還記得第一次上英國文學 I，因為無法靜心閱讀考得很差，您寫了一句” Please come to see me”。沒有責備，沒有勸退，只有關心。一直到了英國文學 II，[我的]第一次考試[答案]被印給全班看，您說我的進步很可觀，很開心能教到我…其實我所有的進步都是因為您，沒有您，我不會喜歡文學，因我是個急性子，您讓我改邪歸正，踏實做事，不再投機取巧」。有時候關心只是一句問候，卻長久留在學生心中：「最有印象的一次，到系辦借鑰匙時，巧遇熟識得學姐，上前給彼此一個擁抱作為打招呼，您笑容可掬地問：「你們平常都這樣打招呼嗎？很好很好」。那個剎那很溫暖，如同一個爽朗的少年看見一個值得收藏的畫面一樣珍貴」。同一個學生在期中考時剛考完研究所，我一句關心的問候令他難忘：「一直放在心上的一件事，老師您在期中考前問我，還好嗎？那時候我真的很誠實說不好，卻是我撐著寫完期中考的動力，以致於交卷後，與您的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交換，讓我記起，那天中午應該是晴朗的天氣，映照著老師陽光般的燦笑，又能讓我繼續從考研的苦海中浮起來，再往前進了！」一位剛當完實習教師的研究生說道：「身為一位教師新手，我從您身上看見了榜樣。在您之前，我沒遇過在學生低分考卷上留下隻字片語關心學生的老師，沒有遇過願意提前

到教室為學生解惑的老師，沒有遇過在導聚時將學生之間關係納入考量的老師，更沒有遇過願意陪我走校園聊內心最深處的秘密的老師…這樣的精神是我若有一天成為正式教師永遠放在心中的榜樣。我想讓您知道您所付出、給予的一切對我生命影響之大，必定超乎您所想像的！」一位現在當老師，三年前從北京來的大陸交換生說：「常常想起老師帶我們討論的場景，當時的課本和試卷我保留至今，也記得老師跟我們邊吃飯邊討論的場景，還有我爺爺去世的時候您安慰我鼓勵我的情景。我自己也想過，為什麼提到台灣心中總是泛起溫情，很大程度是受老師的影響，因為在您身上感受到 unconditional love。我自己在教學的時候也努力把這份感受傳遞給學生」。一位上學期修我寫作課的大二學生說：「雖然我文筆不好，口才不好，不優秀，更不傑出，但是你總是知道我哪裡進步，然後鼓勵我。在這短短一學期的寫作課中，我覺得自己學到的比大一整整一年還多，也覺得自己真的進步了好多！…以前的我，對於英文系感到很失望，也覺得都學沒有用的東西。但是自從升上二年級上了你的課，我真的覺得一切都變了。我開始看到自己的變化，還有潛能。我真的很謝謝你都沒有嘲笑、責備或放棄我，而是理解我、引導我該怎麼樣會更好。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在讀書生涯的 20 年中，可以遇到一個對我有巨大影響力和成為我人生轉捩點的老師。」一位畢業三年的學生說：「Spencer 真是一個太神奇的人，讓我在英國文學的小考連續兩次 0 分，卻每次提都忘記，永遠這麼善解人意，花了整整兩天幫我壓底線生出推薦信，永遠在聽完一件事後，關心你當下的情緒和狀態。是這樣一個溫暖的人，也才能這麼成功地解讀出莎士比亞看似八點檔狗血劇情下的寫意和人生，也才能對於文學如此熱情，對學生如此要求。由衷希望這麼溫暖的老師，可以遇到一群群值得老師繼續燃燒教學愛的學生。我中央畢業，我驕傲。」同一位學生回憶說：「特別記得有次期中考，我沒有看到後面有題目而漏寫一題。當考卷發回來後，上面多了一張便利貼，大意为你很難遺憾我沒有寫到那一題，你知道我會把那一題寫得很好，因為我有寫的其他 3 題都寫得很好。我早已忘記那次段考我到底考幾分了，但這份溫暖，我都能一直記得。」其他類似的例子和小故事太多，我無法一一描述。

最後一個例子說明一個常發生的現象：學生可能忘記考試分數，可能忘記考試或上課內容，難忘的是老師對學生的關懷。這次病中我收到的學生卡片，有些提到我上課講過的東西，他們會記得最主要是因為那些和他們的人生經驗或遭遇有關。更重要的，有更多的學生提到在師生互動中，他們所感受到的愛、關切或溫暖。雖然這次大病讓我更強烈的感受到人生的不測風雲和旦夕禍福，但也因為這次大病我得以從學生的卡片中得知什麼對他們重要，對他們有意義，令他們難忘。也因為這次大病我得以知道有這麼多關心的學生，得到這麼多的愛與支持，得以深刻體會到，跟著智慧型手機長大的年輕一代並非冷漠，封鎖自己，只知道追求自己利益和快樂的一代。我在他們的卡片中看到他們的心胸，他們關懷別人、愛別人的能力，而我有幸成為他們愛與關懷的對象。這或許也是這次大病給我的恩賜。

我並不是說，課程的嚴格要求與訓練不重要。不少學生卡片提到，第一次修我的課戰戰兢兢，因為我的課份量重，要求嚴格，也因此一開始，有些學生小考，甚至期中考拿低分，這種挫折是很多學生共通的經驗。碰到這種狀況，我會找學生個別談話，了解他們學習困難所在，傾聽他們的感受，盡可能給予協助。我也會多注意他們，看到他們有進步的時候，鼓勵他們，告訴他們優點和能力所在，也與他們討論可以加強的地方。在提到那些挫折時，他們也往往提到他們如何慢慢變得更有自信，開始愛上文學或開始對英文系有歸屬感。有一個大三學生提到，「您的課給予我很多自信。從大一開始，我就總是覺得對英文系的課程沒有歸屬感，對上課內容興趣缺缺，考試也覺得總是在寫一些違心的陳腔濫調，當然也不期待自己能夠表現得多好。」他接著提到「有時也會覺得很難、很累、很多」，但「每次[小考]拿到您的95分都可以開心好幾天，感覺像是打了一劑強心針一樣。」這種自信延伸到他的其他學習經驗：「每次讀書讀累了或是心情很沮喪的時候，我還會把您的考卷拿出來看，一邊想著：我Spencer的考試都能考95分耶，還有什麼做不到的！（沒想到您的考卷還有這種功能吧哈哈）」。

自信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自信來自於對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任何值得驕傲的成就都非輕而易舉，都不可能速成。任何值得驕傲的成就都是因為克服挫折，困難或挑戰。自信的養成是這種經驗的長期累積。老師可以做的是讓課程具有挑戰性，但或許更重要的是，在學生遭遇困難與挫折的時候，給予了解、關懷和鼓勵，給他們希望，否則一連串無法克服的困難只會更打擊他們的自信。

我越來越覺得，在學生遭遇困難時，關懷學生，讓學生變得有自信，變得比較願意接受挑戰，這或許是老師可以給學生最佳、最重要的禮物。你不一定能馬上收到他們的回禮，但是當你遭遇人生大難，他們不斷提醒你，他們與你同在，不斷想辦法給你溫暖的眷顧，不斷鼓勵你的求生意志，我想，作為一個老師，這是最棒的回禮。更重要的，你們的關係不會因為回禮而終止。相反的，你們的情誼因為彼此的同理心，因為分擔彼此的痛苦而加深。

我充分了解，復原和療癒的過程漫長而艱辛，但學生的愛與關懷是支持我繼續走下去重要的動力。在住院期間，很多學生表達到台中看我的願望，但一方面因為防疫期間，探病有種種限制，另一方面，那時適逢期末考期間，我不希望他們因為我而耽誤學業，所以我請他們出院後來新竹我家找我。現在我已經出院超過一個半月，這段期間，每週陸陸續續不斷有在學和畢業的學生來探訪我。學生的愛與關懷自然而然，發自於內心，沒有任何附帶條件。我何其幸運能夠受到他們的愛與關懷。現在我越來越感覺，生命是一個個奇妙的禮物。現在每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好好的活著，也知道家人朋友和我關心的人都好好的活著，我心中充滿感恩。在上面提到的那封公開信結尾我告訴他們：「你們有很多人在卡片中表達想再度看到我出現在校園或站在講台上，想再上一次我的課，再和我吃一次飯或再一次和我在校

園散步。這也是我的願望，為了我們共同的願望，即使復原的路再辛苦，我都會珍惜自己，堅持到底。希望你也一樣珍惜自己，為自己的理想努力，期待我們再相見的日子。我會因為你們珍惜自己，活的有意義，活的開心，而心懷感激。」